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廿四

林子

三教會編要畧卷之八



門人

王林

興重閱

毛翔鷲

校正

游萬仞命梓

宋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之子
在位十五年

元祐元年

丙寅

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林子曰。伊川嘗有言曰。湏是今日格一件。

木二倉絲
卷八
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豈孔子一貫之旨哉。乃子貢多學而識也。然其操守之嚴。力量之大。不可少也。

頤一日講顏子不改其樂章。講畢。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

者嘆服。

林子曰。春秋之季。天王之相。咸稱曰周公。召公。而謂季氏富於周公者。蓋言諸侯之大夫。而富於天子之宰相也。說者乃以周公爲周公旦。誤矣。若周公旦之聖人。必不積財以爲富。而論語顧可以富稱之耶。

頤入侍。容貌極莊。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人或問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頤曰。潞公四朝大臣。事

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林子曰。伊川此言。蓋欲以師道自尊也。

願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願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帝不說。

林子曰。若爲人臣者。能使其君樂於受諫。斯爲善諫矣。

呂公著晚年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司馬光博學有志行。獨不喜佛。公著每勸其留意。且

曰。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爾。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自以儒服衣冠。燕語講道。未

嘗爲沙門譏警語。獨於先佛祖師之言。掇其至要而識之。大率以正心無念爲宗。光然之。

二年_{丁卯}春正月。詔毋以老莊列子命題試士。

林子曰。老子尚矣。若莊列寓言。雖云玄悟超拔。然習其詞。而不領其意。其不流於縱

恣者幾希。以此取士。吾恐竹林之徒輩出矣。如誦其書而契其秘。其爲心性之助。豈

少哉。

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以
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
以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
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
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
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坐
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
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
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
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
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
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
成就。責經筵。

林子曰。朝廷不可不尊。師道不可不重。貴
貴尊賢。其義一也。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願在經筵。每進講。
色甚莊。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嫉之。

每加玩侮。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願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願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願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願。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願不出。願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翌日。呂公著以願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願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豐熙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

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
秦人。慙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願之論釋氏也。則曰柰何那身不得故。却厭
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
木死灰。葉采乃援釋氏所云。幻塵滅故。幻根
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以註解之。謂心本
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滅絕。

林子曰。此正釋氏有體有用之學也。或者
以塵幻固也。而根亦有幻歟。根幻固也。而
心亦有幻歟。林子曰。心本寂然不動。而憧
憧往來。便是幻也。心本廓然大公。而私意
一生。便是幻也。在儒者則以色聲臭味。爲
心之幻。爲根之幻。在釋氏則以色聲香味
觸法。爲心之幻。爲根之幻。塵之幻起於根。
根之幻生於心。故心幻則種種皆幻。心不
幻則種種不幻。儒者所謂人須要識真心。
釋氏所謂常住真心。幻心亦滅之旨也。
願之論神僊也。則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

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又曰。修養之所以永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裡。則有此應。

林子曰。白日飛昇。乃黃帝僊去。唐堯神氣歸天之意也。且生人之命有所懸矣。而引年益壽之徒。命獨不懸於天乎。三皇之萬餘歲。彭鏗之八百。皆誕也。余醒心集亦有詩曰。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

余嘗自謂此詩非迂也。昔有語導氣者。問於程伊川曰。君亦有術乎。對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此言得之。蓋三教之所同也。

願門人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林子曰。上蔡嘗曰。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余嘗謂心性一也。性之既萌。卽爲心。心之未萌。卽爲性。若釋氏所謂常住真心。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此言心。卽性也。釋氏之所謂明心了性。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又分心性而言也。堯舜之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專指心而言也。商書之所謂維皇降衷。若有恒性。專指性而言也。然心之所向。之謂意。心有所向。便是幻心。故釋氏所住者。真心。所滅者。幻心。幻心既滅。則真心自存。真心既存。則真性自復。若夫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此則上蔡之所自得也。朱子嘗謂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以余論之。上蔡徒好佛。而寔未知佛也。

顯道學問。該瞻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嘗別一年而來見。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

川喜曰。是子可謂力學。切問而近思者。

游酢好爲禪學。呂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旣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定夫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以爲不然也。林子曰。不惟儒者之所以破佛。乃佛書不以爲然而釋氏之所以學佛。亦佛書不以爲然也。惟其學之者。不得佛之大。故其詆之者。多失佛之意。

馬伸自弱冠登第。不樂馳騫以階進。晦迹州縣。人無知者。時元祐學有禁。奸人用事。出其

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
幾。伸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爲親
依之計。至則因張繹以求見。伊川初以其非
時。恐貽累。伸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
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者乎。伊川聞而
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
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
以飛語中傷而不顧也。

林子曰。御史林希附麗章惇。欲誣擊程伊
川。時伊川之徒邢恕言于哲宗曰。臣於程
頤嘗事之。以師友。今便以程頤斬作千段。
臣亦不救。其視馬時中聞道雖死之言。相
去何如耶。

侯師聖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
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
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侯
師聖嘗有言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
一息間斷。

三年戊辰夏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公著作相好佛士大夫競往參禪寺院中入

室升堂者皆滿當時號為禪鑛

紹聖元年甲戌釋志添遊京師徐國大王問如

何是佛法底事志添云見性即是王曰如何

得見性志添云不離十二時中行住坐卧皆

是古佛道場

徽宗皇帝

名佶神宗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靖國元年辛巳

崇寧元年壬午陳瓘立朝骨鯁有古人風嘗祭

釋靈源云空實無花手拈者誰飲光眼笑不

墮世機及考其舊閱儒佛等書有數千萬言

如珠艾取火於日鉛炭出金於鑛皆應手自

然之妙瓘奏議有曰儒與釋老迹異而道同

不善用者用其迹如梁之尚齋戒漢之求神

僊是也善用者用其心如我祖宗是也用其

迹則滯滯則可得而攻用其心則通通則無

得而議漢梁之迹可得而攻也祖宗之心孰

得而議焉。用老子之無爲。而斯民休息。用釋氏之饒益。而天下莫爭。此祖宗已試之效也。老子曰。知者不言。釋氏曰。止止勿說。孔子曰。默而識之。此祖宗之所躬行。豈有言之士。所能擬議哉。

二年_{癸未}二月詔釋惟岳詣慈德殿。岳嘗有言曰。只如舍衛國王。欲往靈山見佛。勅諸臣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並須同去見佛。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得見佛。

林子曰。山河大地卽我。我卽山河大地。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須到得充塞兩間。收春肺腑地位。然後方能見性成佛。

以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五年_{丙戌}呂希哲少從二程先生遊。學問日進。

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顯。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本中嘗問二程先生所

見如此高遠。何以却佛學。希哲曰。只爲見得太近。

政和四年

甲午

陳楠嘗作丹基歸一論。其略曰。

一者金丹之基也。實千經萬論之原。千變萬化之祖也。以要言之。天魂地魄。卽日精月華也。紅鉛黑汞。卽金精木液也。烏兔卽龜蛇也。馬牛卽龍虎也。硃砂水銀。乃黃芽白雪之骨也。丹砂秋石。乃白金黑錫之由也。別之爲男女夫婦。體之爲金木水火。類之爲青幽徐揚。

象之爲乾坤坎離。或曰河車者。或曰黃輦者。

或有言交梨火棗者。或有言金砂玉汞者。又

如丁翁黃婆之名。嬰兒姪女之號。折爲黑白。

分爲青黃。有如許之紛紛。其實陰陽二字。是

皆一物也。又如守一壇。戊巳戶。玄關一竅。玄

牝之門。神水華池。鉛爐土釜。硃砂鼎。偃月爐。

中黃宮。丹元府。神室氣府。關元丹田。呼吸之

根。凝結之所。此又皆一處也。復如冬夏二至。

春秋兩分。卯酉甲庚。弦望晦朔。子午巳亥。寅

子坤申。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一年交合。一月週迴。離坎之時。兔雞之月。乾巽之穴。二八之門。朝屯暮蒙。晝姤夜復。人不知以爲果。須依時按節。推氣測候。分析數法。准則銖爻。故日視土圭。夜瞻刻漏。謬之甚矣。又豈知周年造化。乃周身之精氣。日夜時刻。乃精氣之變態耶。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卽金丹也。金丹卽道也。

林子曰。丹卽心也。心卽道也。金之經萬劫。而不壞。卽道之歷萬世而無弊也。

水丘子始業儒。已而遇至人。有徐文中者。見水丘子。再拜求教。水丘子曰。人四大假合。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以心爲君。心者神之所舍也。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此長生久視之道也。文中大悟。

薛道光嘗爲僧。遇道人石得之。受口訣真要。

遂幅巾縫掖。不復爲僧。後解悟真篇傳於世。林子曰。此可見道釋之道一也。未聞道則祝髮出家以爲僧。旣聞道則縫掖在家以混俗。或問在家出家之旨。林子曰。心靜則身在家。而心猶出家也。心雜則身出家。而心猶在家也。

劉元道少慕莊老。賦性雅淡。金人犯闕之後。有溺於浮屠者。問云。主上好道如此。金人犯闕。何也。元道曰。梁武舍身爲僧奴。竟不免侯景所迫。是亦事佛所致耶。

六年^丙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善妖幻大言。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宣和元年^亥召楊時爲秘書郎。時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子孟絕學于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于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

劉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會蔡客張鬻言于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鬻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有是命。

宗保晁迥嘗遇方士劉惟一。訪以生死。劉曰。人常不死。公駭之。劉曰。人死性不滅。

欽宗皇帝

名桓徽。宗之子。在位二年。

靖康元年

丙午

召河南處士尹焞至京師。賜號

和靖處士。遣還。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

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

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

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

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

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病不出戶。

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不欲。

留賜號遣還。

國子祭酒楊時。上言蔡京蠹國害民。幾危宗社。實安石有以啓之。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帝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時言。群論籍籍。於是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時遂以微猷閣待制致仕。

林子曰。二氏者流。去釋老遠矣。余每非之。曰。此非釋老之教。不信也。儒門者流。去孔子遠矣。余每非之。曰。此非孔子之教。不信也。又况習王氏之學。以取科第。以顯榮其身。苟與之言。其不見信也宜矣。

楊時與釋東林總友善。時每謂總曰。禪學雖高。與儒學未有所得。總曰。儒學緊要處也。記得些。且道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箇什麼。時默然。總又與時言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

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卽孟子之言性善。性善則可謂能探其本。言善惡種子。乃是於善惡未萌處看。時然之。於是服膺。

羅從彥初爲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二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旣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請極者。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

林子曰。仲素有言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天之道也。聖人則不免有憂矣。若使百姓與萬物等。而一以芻狗視之。則亦何憂之有。殊不知老子芻狗之言。順事無情。因物賦物。天地聖人之大也。老子又曰。聖人甞善救人。故無棄人。甞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聖人之憂。不與天地同也。要之聖

人之言各有攸當。安可執一言而遂訾之。竟不原其意之所在耶。

高宗皇帝

名構徽宗之子
在位三十六年

建炎元年。丁帝幸維揚。詔釋克勤詣行在。引對。時軍國多故。有司未暇習儀。帝遣八輩翊克勤升殿。賜坐。顧問佛法。詞旨明亮。帝云。朕一一記得。昨過泗州。見普照佛心長老。稱是師弟子。朕亦素知師道高妙。可得聞乎。克勤云。陛下以仁孝治天下。率土生靈咸被光澤。雖草木昆虫各得其所。此佛祖所傳之心法也。若別有心。非佛祖之心矣。帝大悅。賜號圓悟。

二年

戊申

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

性空妙普庵主。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普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普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普如常齋畢。乃曰。孰爲我文之以祭。賊笑。

而不答。普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筋飯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旣遭。亂離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普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普見佛不拜。問曰。旣見佛。爲甚麼不拜。普曰。家無二主。

白雲寺端禪師開堂以示衆云。昔者靈山會

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是麼分付。將箇是麼流傳。何謂如此。况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

君山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花放。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然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

李侗初從羅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從彥甚重之。侗卒業。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林子曰。李延平嘗有言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怨尤而已。故其教人也。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若不知靜中有箇主宰存養工夫。徒守章句。苟免怨尤。豈儒者之大哉。

紹興元年辛亥以王蘋爲秘書省正字。蘋師事程頤。孫公祐薦之於朝。帝召見。除秘書省正字。因言於帝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徒事章句文義。帝王務求其要。措之事業。

苟得其要。舉而措之。無難也。

林子曰。儒者之學。豈徒從事於章句文義間耶。道流胡隱。遙嘗對唐太宗曰。臣區區之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釋流求那跋摩謂宋文帝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蓋不知自根自本之學。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七年。丁巳。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貶知永州。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

輔。乞禁程氏之學。上疏爭之。公輔與中丞周

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故

貶。安國嘗答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

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

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

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

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

端。悖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

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

爲障。而於用處。不知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前塵爲妄想。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

林子曰。聖人之盡心。知性則知天矣。其次則存心。養性以事天也。惟其分量不同。故其見解。因之以異。其曰理障者。是內不能忘也。曰事障者。是外不能忘也。四端莫大於仁。而普度徧濟。所謂怵惕惻隱之心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而娶耶輸氏多羅。亦未嘗斷絕綱常。以廢倫續也。物物而察。子貢之多識也。一以貫之。曾子之得傳也。釋

氏之所謂塵者。不淨也。即儒者之所謂欲。殄滅妄想。則復無妄矣。故曰宗門要妙。兩不相妨。

八年^{戊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誦深得聖人之旨。又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又曰。頃陳公輔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爲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也。

林子曰。余嘗謂高宗能不用秦檜之議。以復不共戴天之讐。斯其爲知春秋之大義也。徒習其詞。亦奚益哉。然春秋仍魯史之

舊文而筆削之。其義自見。後世往往索之太深。而聖人之心不白矣。

尹焞在侍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焞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焞曰。衆人皆迎我。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乎。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又日誦金剛經一卷。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

林子曰。受業於程氏之門者衆矣。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而二子俱好佛。今尹焞亦儒者。見觀音之賢。誠敬而拜之。又日誦金剛經一卷。豈無謂哉。蓋有見於釋氏之學。與儒者不異也。或曰。日誦金剛經。出於母命。不敢違也。林子曰。佛之道果邪也。則金剛一部。乃邪人之語耳。其母所訓。是亂命也。亂命其可從乎。

尹焞在經筵時。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

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林子曰。此亦佛書所謂奉戒持律也。要之拱手安足。以檢束此心也。誦習經書。以維持此心也。

孝宗皇帝

名脊秀王之子高宗立爲太子在位二十七年

隆興元年癸未召張浚子栻赴行在。以爲右文館修撰。栻穎悟夙成。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分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以大本卓

然先有見也。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張栻見萬庵顏禪師曰。道之所在。可以心寓。不可以力求。師謂如何。顏曰。會醫少病。栻曰。見卽便見。擬思卽差。又作麼生。顏曰。知有還同不知有。栻曰。正當知有時如何。顏曰。聞聲見色。只如常。栻豁如。

呂祖謙學以關洛爲宗。少辯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

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
可爲後世法。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乾道九年_{癸未}。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少
有求道之志。父崧知饒州。病亟。屬曰。胡憲劉
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
死。汝往事之。熹後就學焉。及舉進士。爲同安
主簿。歸。聞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
正。遂徒步往從之。

林子曰。延平答問有曰。中和二字。皆道之
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
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
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喜
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
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
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
成蹉過。姑負此翁耳。又曰。熹早從延平李
先生學。受中庸之言。求喜怒哀樂未發之
旨未達。而先生歿。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

之無所歸。又嘗答何叔京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至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劉子翬。太師忠顯公誥之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隱居武夷山中。朱熹從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胡憲。安國從子。紹興中與劉勉之同入太學。聞涪陵譙定。受易學于頤。二人往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潰。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

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還崇安。卽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胡憲劉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號爲白水先生。

淳熙十五年戊申。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帝嘉納之。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之子。在位五年。

紹熙元年

庚戌

四年

癸丑

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嘗曰。研窮

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豹虎。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擴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

以朱熹知漳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

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待制陸放翁問靈隱松源岳禪師云。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岳云。既是心傳。豈從聞得。放翁領解。

五年

甲寅

禮部侍郎楊傑。從天衣懷禪師遊。懷

每引老龐機語令研。後奉祠泰山。雞一鳴。觀日如盤湧。大悟。因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別云。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懷。懷大稱善。

材子曰。唐龐蘊在家修行。故號居士。釋氏所云四衆之優婆塞者是也。嘗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坐。共說無生話。夫在家之所以異於出家者。以其無念爲宗。內不失乎心性之大。而嗣續爲重。外不拂乎人道之常也。若龐蘊者。誠能男而婚之。女而嫁之。然後超然方外。了此無生。上則爲釋迦靈山之會。次則爲向平五嶽之遊。不亦善乎。然不剃不染。雖云在家。而

不婚不嫁。何異出家。昧網常之本。徑邪迷
之路。使禪迦之道不著。余於在家之龐蘊
有餘憾焉。龐蘊又有言曰。神通并妙用。運
水及搬柴。夫神通妙用。既不妨於運水搬
柴。而無生至理。獨有礙於男婚女嫁邪。

三教會編要畧卷之八

林子

三教會編要畧卷之九

門人

陳王

興重閱

游萬雋
袁希朱校正

游昌祖命梓

宋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之子
在位三十年

附元太祖

姓奇渥温氏名鐵木真蒙
古人爲部長諸部來降即

帝位二十二年

慶元元年^{乙卯}召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初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爲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喜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及王卽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林子曰。黃裳天下一人之對。寔未若韓侂胄事魔駕誕之論。更足以見朱子之賢者。何也。蓋韓侂胄不善之尤者。爲不善之尤者所誹訕。則我之善益彰矣。故曰不如不善者惡之。

二年^{丙辰}韓侂胄令沈繼祖誣論朱熹十罪。且言熹剖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

爲妖。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通州。元定生而穎異。旣長。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會偽學偽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踰年卒。學者尊曰西山先生。三年丁巳。王處一學道居牛僊山。聞王重陽至。卽詣全真庵。請爲門弟子。重陽知其爲玄門大器。遂授以道。後隱雲光洞九年。鍛鍊心地開明。金主聞其有道術。徵見於便殿。凡有所對。莫不允合。金主謂曰。先生凡有所問。而必知之。何也。處一曰。偶然耳。金主曰。無讓。朕願

聞之。處一曰。鏡明猶能鑒萬物。而况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得而逃。所謂天地之鑒。自己靈明之妙也。金主嘆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其兆必先。先生之謂也。

林子曰。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此自己靈明之鑑也。

六年^{庚申}時。攻偽學日急。而朱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及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門人黃幹。

林子曰。或問朱子之註。林子曰。朱子嘗答何叔京曰。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又答呂子約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

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帙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又答張敬夫曰。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上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又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貫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朱熹嘗曰。皇極經世書云。先天圖者。環中也。謂中間空處是也。環中者。六十四卦環於其外。而太極居其中也。在易爲太極。在人爲心。又曰。伏羲以上無圖書。有天地自然之易。又曰。五居中央。爲天地冲氣。又曰。鬼神屈伸往來。只是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人自不見爾。人心纔動。便達於

氣便於這屈伸往來。常相感通。

又曰。程子以伯有爲厲。別是一理。謂非死生之常理也。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此語窮理煞精。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林子曰。未發之蘊。太極之微。先天之易。鬼神屈伸之情狀。此朱子見理之學也。

又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又曰。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又曰。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

又曰。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林子曰。敬靜之說。無事之旨。涵養之先。自在之趣。此朱子心得之學也。

又曰。蔡云上蔡也。雜佛老。又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

林子曰。若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宋儒之卓然者。亦喜佛老如此。故得其道者。則爲

儒門之領袖。不得其道者。則為二氏之異端。

開禧三年

丁卯元太
祖二年

丘處機少好道。聞王重

陽在寧海全真庵。即往師焉。後隱終南。載揚祖教。元太祖召見。問以至道。處機曰。道人治心之功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至於無為。夫道人一身耳。治心猶難。矧天子富有四海。日覽萬幾。治心豈易哉。

林子曰。堯舜兢兢業業萬幾。猶然允執厥中。蓋

明於即事即心之旨也。

嘉定十七年甲申以魏了翁為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其狂妄。遂以親老辭去。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至是以起居舍人進改起居郎。

理宗皇帝

名昀太
祖十世孫
榮王希
廬之子
在位四
十年

附元太宗

名窩潤
台太祖
之子在
位十三
年

定宗

名貴由太宗之子在位三年

憲宗

名蒙哥太祖之孫在位九年

寶慶元年

乙酉

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

提舉萬壽宮。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于靖州。梁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戲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者衆。

二年丙戌贈全州教授陸九齡官謚九齡幼穎

端重性周謹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懾或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卒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爲重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歲選子弟分任家事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與兄九淵爲師友和而不同學

者號爲二陸。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徃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初九淵與朱熹會于棧。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來徃。論辯不置焉。

九淵語錄曰。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以成其私耳。

林子曰。釋氏之所以出離生死者。以生死之大。不足以入其心也。夫生死之大。不足

以入其心。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一
矣。此君子之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故天
地之一晝一夜。日月之一代一謝。四時之
一春一秋。鬼神之一屈一伸。人物之一生
一死。皆自然而然也。釋氏之所以出離生
死者。亦惟明其自然之故耳。

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林子曰。或者以爲儒之六經道之五千言。
釋之心經金剛經。皆有訓解。玩味之久。當
有開悟。從入處。殊不知三氏之經。皆吾心
之註釋也。心有未明。安能明經。李延平有
言曰。以常人之心。輕測聖人。未到聖人灑
然處。豈能無失。蓋爲後世之註經者言也。
又曰。雖同師克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克舜不
同。卽是異端。
又曰。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氏之徒相通
者。故記禮之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
林子曰。仲尼適周。問禮於老聃。是其師同。

故其言亦同也。

又曰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通疏。

林子曰。朱子之患。在於註訓之太早。而伊川之失。在於檢束之太嚴也。或者以檢束之嚴。果足以病道與。林子曰。心本活潑。道曰自然。故外無安舒之適。則內無自得之真也。帝堯之安安。文王之雖雖。孔子之申申。自能與心而相忘。與道而爲一矣。

又曰。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游其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旣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林子曰。朱子晚年。嘗答陸象山書曰。邇年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時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議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

有異同否耶。

又曰。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又曰。告子不動心。是操存堅執做。

林子曰。心本活潑。若操持堅執。則非天然自在之初矣。

紹定五年辰壬白玉蟾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出言成章。文不加點。嘗有言曰。世人執着藥物。少候之說。以爲有形有爲而不能頓悟也。夫豈知混沌未分以前。烏有年月日時。父母未生以前。烏有精血氣液。道本無形。喻之爲龍虎。道本無名。比之爲鉛汞。

又曰。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超出萬幻。確然一靈。

又曰。三毒無根。六欲無種。頓悟此理。歸於虛空。

又曰。心者神也。神則火也。氣則藥也。以火煉

藥而成丹者。卽是以神御氣而成道也。
又曰。形中以神爲君。神乃形之命。神中以性
爲極。性乃神之命。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
性。此謂歸根復命。

又曰。天地未嘗乾坤。而萬物自乾坤。日月未
嘗坎離。而萬物自坎離。

端平三年

丙申元太
宗八年

元人初破許州。獲金軍

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壯庭
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

正。樞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
徒稱爲江漢先生。旣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
所。樞言說百端。復始悟。樞與至燕。學徒百人。
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
理之學焉。

資政殿學士真德秀。進大學衍義。帝嘉納之。
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十萬言。皆切當
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
丰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

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復行之。

真德秀問僧六波羅蜜菩薩修行之漸。必有理在。僧曰。此六波羅蜜分爲前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俱有漸次階級。猶聖門教人。以下學爲先。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德秀喜曰。今所謂前之三者。猶充實之謂美。充實光輝之謂大。後之三者。猶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後爲徑山三塔記云。權形雖謝。真體弗移。誠非章句之儒所能道也。

嘉熙三年。刻以陳子頊爲國子司業。頊史彌遠之甥。紹定中爲太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謂曰。何爲好名。頊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至是爲司業。諸生相

慶以爲得師。學益相勵。論者以中興國學。未
之有也。

淳祐二年寅壬朱橘嘗遇一道人。手握一橘。朱

橘乃拜而問之。道人因爲之說曰。夫息者自
心也。无氣也。乃虛無之根。造化之主。升降離
合。悉從心起。衆生所以迷失本真者。爲不能
了此心耳。了心則見性。見性則去聖不遠矣。
橘恍然自失。厥後茹葷肉食。一無所忌。嘗曰。
吾所以混俗。和光同塵。不欲自異爾。吾但心
與道真。超乎萬幻。至理之妙。身外有身。故非
世俗所得而知也。

林子曰。天地之元會。運世者息也。四時之
春夏秋冬者息也。日月之往來。代謝者息
也。渤海之潮汐。盈虛者息也。是天地四時
日月渤海。且不能違。而况人乎。初祖達磨
曰。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嘗轉如
是經。百千億萬卷。程伊川曰。不必將旣屈
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

此三教之所同也。若所謂身外之身。釋曰
佛。道曰僊。儒曰聖。是也。

陳顯微嘗作周易參同解。及文始真經言外
經旨。其言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
爲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爲寒
暑。

又曰。合天地萬物之水。火。金。木。皆爲吾之精
神魂魄。此則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
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

林子曰。凡屬於天者。皆吾之氣也。凡屬於
地者。皆吾之形也。夫屬於天者。皆吾之氣
則吾之氣復還於天。而氣安有壞。屬於地
者。皆吾之形。則吾之形復還於地。而形亦
安有壞。故曰。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又曰。孰
爲生。孰爲死。

又曰。物則自清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魄。
神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使終
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遇物對境。當以一息

攝之則變物為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為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此永不輪迴不受生之妙用也。

又曰使聖人異於眾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而未至者也。

又曰著之與龜。本枯莖朽骨爾。靈從何來。聖從何起。蓋是神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不可折。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如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亦不可折。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也。易不云乎。著之德員而神。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度宗皇帝 名禛理宗之姪在位十年

附元世祖 名忽必烈憲宗之弟滅宋而混一天下在位三十五年

咸淳元年 乙丑

六年 庚午元世祖至元七年 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

憲立朝謹正世祖嘗令受帝師西僧八思巴

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是也。七年辛未元世祖至元八年元以許衡為國子祭酒。衡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析。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衡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

恭宗皇帝

名顯度宗次子在位二年

德祐元年

乙亥

端宗皇帝

名昞度宗長子在位三年

景炎元年

丙子

帝昺

名昺端宗之弟在位一年

祥興元年

己卯

元

世祖皇帝

至元十六年

己卯張弘範等軍還以宋丞相文

天祥壯去。天祥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孛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王。幾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土地。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爲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耶。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孛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

輕。二王之立。所以爲宗廟社稷計耳。孛羅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吾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爲。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羅怒。命囚于獄。嘗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光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死生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

鑊井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
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
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
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
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
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宿昔。風簷展
書讀。古道照顏色。

十九年壬午殺故宋丞相文天祥。天祥留燕三
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帝欲用之。天祥不

屈。議將釋之。未幾。山中狂人自稱宋主。欲取
文丞相。乃召天祥入。帝諭之曰。汝何願。天祥
曰。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帝
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使止之。
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
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
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
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
愧。南北人聞者。皆爲流涕。

二十六年_丑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至燕
死之初。魏天祐逼枋得之壯行也。與之言。坐
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久不能堪。乃讓曰。
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
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
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
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十四
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韓退之云。蓋
棺事始定。天祐曰。強辭。枋得不食二十餘日。
當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少蔬果。積數月。因殆。
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於驛。枋得平
生無書不讀。嘗設卜肆于建陽驛橋。榜曰。依
齋易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爲謝侍郎也。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在位十三年。

元貞元年

乙未

劉願真之學。本於淨明忠孝。見於真履實踐。
語錄有曰。大忠者。一物不欺。大孝者。一體皆
愛。

又曰。何謂淨。不染物。何謂明。不觸物。不染不觸。忠孝自得。

又曰。只要了得核中有箇仁。仁中有一點生意。藏之土中。春氣才動。根生榦長。都出自然。

又曰。人事盡時。天理自見。

又曰。至誠一念。未動以先。一念纔動。便屬後天。

武宗皇帝

名海山。順宗之子。在位五年。

至大元年戊申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之弟。在位九年。

皇慶元年

壬子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仁宗之子。在位三年。

至治元年

辛酉

三年

癸亥

右丞相拜住言。吳澄有德。老儒請徵。

用之。帝遂以澄爲翰林學士。澄經傳悉通貫。

用力聖賢之學。成宗元貞初。澄游龍興。時元

明善爲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

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

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澄嘗爲學者言朱子於其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爲本。

泰定皇帝

名也。孫鐵木兒顯宗之子。在位五年。

泰定元年

甲子

四年丁卯趙宗子友欽幼遭劫火。早有山林之趣。遇張紫瓊授以金丹大道。嘗有言曰道家

以妙有真空爲本。多借喻曰朱砂水銀紅鉛黑汞。姪女嬰兒。丁公黃婆。黃芽白雪等類。近於著實。致令迷人。妄亂猜度。學人將似是而非者。執以爲有。却謂金丹是凡外藥。滯於有形。滓質採戰穢行。而終莫悟真空之妙。釋氏以妙空不空爲宗。多喻之曰狐孫狗子。露柱剎竿。黃花翠竹。捧佛花草。燈籠佛殿。西江水。趙州茶等類。全無意義。使人不可解悟。學者思之不得。議之不及。遂云禪機。因執爲無流。

為頑空靜坐。入定出神。而終莫悟不空之妙。
林子曰。嗟乎。嗟乎。豈知硃砂水銀狐孫狗
子等語。本以明道。而今反以晦道。亦可悲
矣。然妙有真空。妙空不空。與夫盡性至命
之旨。執中一貫之微。曷嘗有不同耶。要之
非知道者。其孰能識之。

明宗皇帝

名和。世球。武宗之子。在位半年。

元年

戊辰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明宗之弟。在位五年。

天曆元年

戊辰

二年己巳十二月。以西僧輦貞吃刺思為帝師。

帝師至。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
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翀舉
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
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
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栗然。

至順二年辛未陳致虛師事趙緣督。得金丹妙
道。嘗有言曰。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大道歌云。

神是性。今氣是命。達磨西來。直指明心見性成佛。是三教之道。皆當明性與命也。孔子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六祖教旨亦云。日與月對。陰與陽對。是三教之道。皆不出乎陰陽二物之外也。孔子云。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佛云。無上真實。衆妙之門。是三教各門而同歸者也。

又曰。綱常之道。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脩煉之道。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無爲而無不爲。爲之而有以爲。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禪坐守性。持齋坐禪之道。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惟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

林子曰。上陽子嘗註悟真篇。而倦倦於命。

以術延之旨。取譬寔深。命意又玄。終不免
驚駭斯人之視聽矣。白玉蟾曰。我今若見
張平叔。直把悟真篇罵倒。豈無謂哉。然判
惑歌一章。真足以判道流之惑。又不可少
也。其略曰。聰明的。談性理。橫言強辯。惟他
是性。與天道有誰明。顏子坐忘。曾子唯讀
大學。講中庸。不偏不倚。朱文公。正心誠意
求章句。誠意元非章句中。

黃元吉師事劉玉真。傳淨明忠孝之旨。嘗有
言曰。真者。一真無偽。人者。異於禽獸。淨明教
中。所謂真人者。非謂吐納按摩。休糧辟穀。而
成真也。只是懲忿窒慾。改過遷善。明理復性。
配天地而爲三極。無愧人道。謂之真人。

又曰。人生十六歲爲春。十六歲爲夏。十六歲
爲秋。十六歲爲冬。通成六十四歲。以配六十
四卦。當春夏之年。體元亨之義。元者始也。元
氣渾淪。宜善保護。亨者通也。元氣宜通。以淑
其後。至秋時宜漸收斂。冬時尤宜深藏。若不

獲已於秋冬之時。方有嗣息。然亦貴自尊節。念念以景迫桑榆爲懼耳。

林子曰。黃元吉春夏秋冬之喻。惓惓於嗣續。綱常爲大者。此天下之達道。而三教之所同也。

宣宗皇帝

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在位二月。

元年

壬申

順宗皇帝

名妥。權帖木兒。明宗長子。在位三十六年。

元統元年

癸酉

至正二年

壬午

學士劉謚作平心論。有曰。儒教

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政。四

達不悖。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其有功於天下

也大矣。故秦皇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道教

在中國。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

紛紜膠牒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其有

裨於世教也。至矣。故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終

不可除。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偽

而歸真。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

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故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

林子曰平心論嘗曰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余則以爲正而未有不尊尊而未有不大者也宋孝宗原道辨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余則以爲治世而未有不本於治身治身而未有不本於治心者也若李士謙之所謂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張商英之所謂儒療皮膚道療血脉佛療骨髓亦豈知三教之道同歸而一致哉近世有好持論自竒者謂一日之間能寂滅者佛也能虛無者道也能事事者儒也豈不以三教之道合之一人之身隨時而爲儒隨時而爲道隨時而爲釋余則以爲三教之道混於一身之內無適而非儒無適而非道無適而非釋蓋能寂滅便能虛無能虛無便能事事也

夫世之所謂君子者其行也

也其言也其心也其志也

也其與人交也其與天下

也其與天不交也其與天

也其與天不交也其與天

也其與天不交也其與天

也其與天不交也其與天

也其與天不交也其與天

1

